

壹

鬼谷子

鬼谷子小传

壹 鬼谷子小传

【说明】

鬼谷子相传是战国时楚国人，籍贯姓氏不详，因隐居鬼谷而得名。长于养性持身，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捭阖之术。传说为苏秦、张仪、庞涓、孙臆之师，为战国时纵横家之祖。

《鬼谷子》旧题为“周楚鬼谷子”实系后人伪托，《汉书·艺文志》不载此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三卷，列于纵横家。全书三卷共十七篇，以“捭阖”开篇，以纵横之术为总起，多角度、多层次地详尽阐述言谈的技巧及游说者自身的修养。强调“说人之法”是主体与客体双边活动的和谐，体现了纵横家的总体风貌。其技巧、手段，其绝妙范例，在今天的经贸、外交、公共关系中，仍富有拓宽思路、启发参考的实用价值。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游说之士纵横天下，一个人的政治抱负、个人利益，往往是通过游说来实现的。《鬼谷子》一书正是集游说经验总结、理论概括之大成的著作。

【事迹略考】

鬼谷子的宗族、住址、姓名都已失传。后世有人说他姓王名诩，并说他是齐国人，又有人说他是楚国人。由于他隐居在颍川

阳城的鬼谷，所以别人称他为鬼谷子，“子”是古代对圣人的称号。鬼谷子擅长养性保身。苏秦、张仪去拜见他。鬼谷子对他们说：“我将教给你们两位一些高深的道理。”张仪、苏秦立即返回家里斋戒洁身，然后再前往拜见。鬼谷子向他们讲授《鬼谷子》一书，从上卷首篇《捭阖》讲起，直至《符言》共十二篇，又将《转圆》、《本经》、《持枢》、《中经》等传授给了张仪、苏秦。当两人学完之后，鬼谷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坑，说：“你们现在先跳下去，如果能够把我说得流下了眼泪，就不活埋你们，那么，你们就能出去分享君主、诸侯的富贵了。”于是苏秦、张仪跳入坑中，十分凄惨地哭诉，鬼谷子听着听着，泪珠儿禁不住簌簌地滴在衣襟上。

后来，苏秦、张仪终于功成名就，他们又去拜见老师。鬼谷子正襟危坐，面容严肃，告诫两位得意弟子从此要特别注意学会保全自己。据说当苏秦、张仪在政治上得意时，深谙政治冷暖之道的鬼谷子，曾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要他们见机而退。这封信颇足以成为后人政治上的座右铭，信里说：“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之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贯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但是，其后苏秦不肯放下六国相印，极力主张六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最终被敌人用离间计害死；张仪则站在秦国一边，他吸收苏秦连横策略的绝妙之处，扬弃合纵策略的短处，使六国相继被秦国所灭，但他自己却没有一个好归宿，后来流亡到魏国，一年以后死在那里。

唐代诗人来鹄说：“鬼谷子教人诡辩敏捷、揭人隐私、奸邪狡猾、揣摩心理的本领，六国时只有苏秦、张仪得此真传。如‘捭阖’、‘飞箝’的确是今天常能见到的社会现象因此可以推知这正是因为受到《鬼谷子》一书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那些不读《鬼谷子》书的人，由于世代相传的影响，他的处世行为不知

不觉地与《鬼谷子》的处世理论合拍了。仓颉造字，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倾轧的武器，因此那些冤魂为之痛哭，不知鬼谷子写了这样一本书后 冤魂枉死之鬼又将会怎么样呢？”

王蘧常说：“《鬼谷子》不见于《七略》、《汉书·艺文志》、《七录》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著录。世人于是怀疑是伪托的，或者竟怀疑是苏秦为增加本书的神秘感而假借其名而作。然而，苏秦的主张和理论多见于《战国策》，与《鬼谷子》绝对不同。而且六国时很尊崇师说，哪有以子虚乌有的事情来抬高自己身份的人呢？即使苏秦胆大妄言，难道张仪也会赞同而不戳穿他的谎言吗？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战国策》里说苏秦埋头攻读太公《阴符》，将它简化提炼，熔铸为《揣摩》，一年后《揣摩》就写成了。正所谓以老师所传授的本领，加上钻研太公《阴符》而成的，哪里说过是苏秦自己作的《揣摩》篇？到了西汉末期刘向的《说苑·善说篇》中才引述了《鬼谷子》这本书里的内容，之所以没有指名，应当是由于刘向的儿子刘歆的缘故。刘歆是个狂妄的人，《七略》出自他的手。当时《鬼谷子》是秦史传来的，于是刘歆把它和苏秦书合为一体。因此《鬼谷子》这本书保存了下来，而鬼谷子其人及名却失传了吧。”

貳

鬼谷子

◆ 鬼谷子妙语攻心九条秘诀 ◆

卷首

贰 鬼谷子妙语攻心九条 秘诀

第一篇 捭阖篇 ——到什么山头说什么话

所谓“捭阖（开闭）”的秘诀，是指游说者在谏君说人时应采取或积极或消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也即敞开心扉积极发言，或关闭心窗选择沉默；但无论如何，都要遵循张弛有节的阴阳之道。推而广之，政治军事，为人处世，概莫如斯，此乃王霸胜者的不二法门。

【本篇解析】

捭（音百），是“开”的意思；阖（音和），是“合”的意思。

“捭阖”连用，这是仅就字面上的词义而言。按照鬼谷子的说法，“捭”运用到言谈技巧方面就是“言”的意思。此处的“言”是说先以一定的具有诱惑的言辞去启发对方，待对方有所反应后，再从其言谈举止中进一步地推测对方的兴趣、嗜好、个性等，因此，“捭”是用来探测对方的实情的（鬼谷子说：“捭之者，料其情也。”）“阖”则是“闭”的意思，运用到言谈技巧方面就是“默”。而“默”在这里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设法巧妙地抑制被游说者的主见，挫其意旨，使之心灰意冷，不得不接受游说者的建议；二是如果对方固执己见、滔滔不绝地直叙其意旨的话，那么，游说者可以采取沉默寡言的方式，让对方充分地表现自己，最后因为得不到游说者的反应而感到自讨没趣，以致不得不听听游说者的意见。因此，“阖”是用来结纳对方的诚意的（鬼谷子说：“阖之者，结其诚也”）。

从世上人和物的类别来看，“捭”还有一个“阳”的意思，所谓“阳”，是指游说者将“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等九者用来游说具体的人，“故与阳言者，依崇高”（鬼谷子语）。相对于“阳”是“阴”。所谓“阴”，则是指游说者将“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等九者运用来说具体的人，故“与阴言者，依卑小”（鬼谷子语）。

社会上人的性格和志向千差万别，如归其类，则有贤、智、勇与不肖、愚、怯等之分；人的地位也有三六九等，如归其类，则有富贵、尊荣与贫贱、苦辱等。因此，游说者在进行游说时，一定要根据对方的性格、志向、地位等，或“捭”或“阖”，或“开”或“闭”，或“阳”或“阴”，使之富有节奏，互相辉映，变化无穷。

“阖揜”之术，抑或叫“纵横”之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进行游说时的主要手段，其主要代表为苏秦、张仪等得意门生。因此，《鬼谷子》一书以“阖揜”作为开宗明义第一篇是很有道理的，具有提纲挈领的效应。

【原典】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量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揜，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揜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揜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

即欲揜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揜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揜者，或揜而出之，或揜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揜阖者，天地之道。揜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揜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

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言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明，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按：根据游说对象的不同，游说者而作出相应的回答。这种游说技巧在先秦其他思想家的著述里也有论及。）

【原典诠释】

我们考察上古时代的圣人便可知道，他们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平民百姓的先知。他们观察到世上万事万物怎样以“阴”、“阳”二气的开阖方式而自生自灭，并且能根据这些事物各自的属性来恰当地命名。他们能够精心策划各种事件的开头和结尾，并能洞察人们所共同认可的道理，预见到这些事件演变的微小征兆。这样，也就能够牢牢地把握住各种事物吉凶存亡的关键，以求得因势利导。所以，圣人们处于天地之间，从古到今，都在追求救

亡图存的道理。

虽然说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幻无穷的，但它们最终都会有自己的归属。有时归于阴气，有时归于阳气；有时归于柔弱，有时归于刚强；有时归于开放，有时归于闭合；有时归于松弛，有时归于紧张。所以，圣人总是牢牢地把握住各种事件吉凶存亡的关键，明辨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先后次序，并以此来衡量他人的权谋和才干，然后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因材而用。

世上人们的个性也不尽相同，有的人贤惠，有的人不肖；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笨；有的人勇敢，有的人懦弱；有的人仁厚，有的人义气。总之，人们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人的个性既然如此不同，用人者就应当量才而用。其中贤者可以用“开启”的方式加以提拔，不肖者可以用“闭藏”的方式给以辞退，智者应当任用，愚者应当辞退，贤者、智者应当提拔，从而使他们感到高贵，不肖者、愚者就应当废退，从而使他们感到卑贱。总之，用人者应当顺应人们的个性，根据自己的需要，因材而用，使他们各得其所。

用人之道，贵在能如实地考察其人有无才干，品行是否笃实。我们可以从他平时流露出来的嗜好和欲望观察出他的志向和意念，比如，在与对方交谈的过程中，有时，我们可以先略微压抑一下对方所说的话头，从而诱使他们反驳自己的言论，以便考察对方的实情，明了他的真正意图何在。得到了实情，我们在冷静观察以后，又可以再诱发对方的言论，以便从中获取你想了解的信息。有时，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与对方畅所欲言；有时，我们又需要隐瞒真意而专听对方侃侃而谈。前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信任而使他言无不尽；后者，是为了有所防范而考察对方的诚意。他人提出来的计谋，有的是可行的，有的则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细

心审察他的计谋的可行性，以便明辨彼此的异同。计谋当然会有异有同，但我们必须掌握自己的处世原则，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意愿并加以考察。

假如我们要反驳别人的论点，就要证据确凿、周全；假如我们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则要藏而不露。这两点都贵在微妙运用。我们反驳他人，是为了估量对方的实情；我们隐瞒自己的观点、诱导对方说话，是为了争取他人的合作。经过上述的反复权衡，我们就能够摸清对方的底细。这样，辅佐君王的圣人便可以为他出谋划策。当然，如果作为君王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具备作为一个明君资格，圣人就要离他而去，另攀高枝。所以，同样是“开启”（捭），有的人需要用这一方式去废退，有的人则需要用这一方式去接纳。也同样是“闭藏”（阖），有的人需要用这一方式去争取，有的人则需要用这一方式去辞退。“捭”与“阖”本来是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它们使“阴”、“阳”二气发生变化，使一年四季交替运行，使天下万物化育生长。总之，天下万物纵横交错，竞相变化，这一切都离不开二者的作用。

如果能够将“开启”与“闭藏”灵活运用，就能使自然的规律流行于天下，使人的说辞变化多端。而要做到这点，游说者必须事先小心谨慎地审视对方的面部及言谈变化。嘴巴是心的门户，心又是一个人精神的体现。一个人心中的意志、喜欲、思虑、智谋等，都是需要凭借“口”来表达。因此，我们必须用“开启”与“闭藏”、用“出”与“入”来控制 and 调整自己的言谈举止。所谓“捭”，就是开启、言谈、阳气；而所谓“阖”，就是闭藏、缄默、阴气。阴、阳必须相互调和，“开启”与“闭藏”才会有张有弛，事情的开始和结束才能恰到好处。一般来说，长生、安乐、富贵、

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等，都属于“阳气”，叫做“始”；而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等，都属于“阴气”，叫做“终”。那些凡是能遵循“阳”道进行游说的谋士，都可称为“始”，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谈论“善”来作为游说的开始；而那些凡是能依照“阴”道去进行游说的谋士，我们都称为“终”，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谈论“恶”来作为谋略的结束。

“开启”与“闭藏”，必须配合着“阴”、“阳”二气来施行。所以，跟那些阳气十足的人谈话时，我们就要用崇高的事例去打动他；而同那些阴气充塞的人谈话时，我们就要用卑小的事例去迎合他。用细微的去说服地位低下的，用崇高的去打动地位高贵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随心所欲，为我所用，天下万事，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谈论的了。我们可以用它来说服平民百姓，也可以用它来说服朝中将相，还可以用来说服诸侯，甚至还可以用来说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

当我们做小事（阴）时，贵在能做到没有什么比它更小的了；当我们做大事（阳）时，贵在能做到没有什么比它更大的了。所有的损益、去就、背叛，等等，都可以运用阴阳之道来处理，“阳”的特点为动，也就是行动、开启；“阴”的特点为静，就是静止、闭藏。阳气活动而显出，阴气随即潜入。“阳”发展到了极点，反过来就会变成“阴”；“阴”发展到了极点，反过来也就会转化为“阳”了。

凡是用“阳气”活动的人，我们可以施以道德使之得以生存下去；而凡是用“阴气”活动的人，我们可以依据情形使之得以保全。用“阳气”去追求“阴气”，是采取施德方式来包容它；用

“阴气”去结纳“阳气”，是采取外在的力量去制约它。“阴”、“阳”二气的相互追求，是根据“开启”与“闭藏”的道理来进行的。这即是天地之间阴阳化生的共同原理，同时也是向人们游说的基本方法。“开启”与“闭藏”、“阳气”与“阴气”的协调配合，这即是世上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可以说是进出天地的门窗、宇宙运动的公理。

【践履】

所谓“裨阖”的秘诀，也就是“开闭”的秘诀，也就是说在游说时应采取积极与消极两种策略。或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进而采取积极的行动；或关闭心扉而沉默，退而采取消极的行动。而不论是积极的行动还是消极的行动，都要顺应阴阳之理而进行。换句话说，一旦碰到强硬对手，自己就要采取高姿态；一旦碰到软弱的对手，就要采取低姿态。假如能够做到这点，那么，你所采取的言论和计策，就必然会恰到好处、入木三分，足可以说动别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泥鱼战术

泥鱼是我国古典文献中描述的一种鱼。既然是鱼类，自然栖息在水中。每当大旱灾时，鱼类都在拼命地寻找赖以活命的水，可惜到最后，很多鱼还是一命呜呼。

泥鱼却丝毫不慌张，它们悠然自得地观察着四周，找一块足以长期寄身的泥地，把自己整个身体钻进泥里，如同冬眠的动物

一动也不动，这就是它们所采取的“闭”战术。由于泥鱼具备这种特殊的生存本能，并且一直能够维持到半年之久，因而能够更多地生存下来。

随着自然界春夏秋冬的变化，终于下了倾盆大雨，河水猛涨，此时泥鱼的黄金时代到来，它们又采取“开”的姿态，从泥里钻出来，在水里优哉游哉，不亦乐乎。此时其他的鱼几乎死光，它们的尸体变成了泥鱼的食物，泥鱼因而获得很快的繁殖，俨然成为河川里的统治阶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也应该学习泥鱼的这种有开有闭的生存秘诀。一个人在得势时，似乎一切事情都能顺利地完成；反之，在失势时，一切仿佛都不能顺利完成，越是努力，事态仿佛越是恶化。对此，最好采取“闭”的态度进行持久战，以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泥鱼战术启示我们：在面临着不利于自己的形势下，不能手忙脚乱，乱了章法，而要沉着冷静，遵循“开闭”的秘诀，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渡过难关，本着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前进；随着外部局势的变化，有利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定会到来，再采取“开”的战术。

公元 239 年，魏明帝病死，养子齐王曹芳即位，年仅 8 岁，宗皇曹爽和大尉司马懿受遗诏同辅朝政。曹爽并无政治军事才能但由于是皇亲国戚，自小出入宫廷，很得明帝的宠爱。他与何晏、李胜、邓颺、丁谧等人结成所谓的“浮华派”终日清谈玄理而且还要专断朝政。这当然就与三朝元老、年高望重的司马懿产生了矛盾。于是曹爽奏请皇帝调任司马懿为太傅而按当时的制度太傅是掌管文官的、位于三公之列太尉才是掌领军队的握有兵权。曹爽此计

是把司马懿明升暗降 借此夺了他的兵权。司马懿见此情形 上书称年老多病，乞望退职闲居，得到批准后，遂闲居在家，从此不问政事 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无所事事。

曹爽担心司马懿明里装病，暗里准备反扑，便趁党羽李胜调任荆州刺史之机，让他去向司马懿辞行以便察看其虚实。司马懿听说李胜来，装出大病在身的样子，叫侍婢扶着来会客。

李胜拜见过后，说：“我就要回荆州任刺史，特地来向太傅辞行 不料您旧病复发 且如此严重。”司马懿故作糊涂地答道：“我年老枕疾，朝不保夕，恐怕以后不能相见了。君此去并州，那里临近胡人，要注意守备呀！”李胜赶忙纠正说：“我是前往荆州 而不是并州。”司马懿佯答道：“噢 君是方到并州。”李胜再一次纠正道：“是回荆州。”这时司马懿才像明白了一些 答道：“我年老意荒，不解君言。如今为荆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业。”说着指口言渴，侍婢端汤给他喝，他因颤抖弄得满身都是汤渍，又哽咽了一番，说道：“我怕活不了几天了，两个孩子又不成才，望先生训导他们，如果见了曹大将军，千万请他照顾照顾。”说罢便请侍婢扶进屋里，倒在床上大声地喘息起来。

李胜见司马懿神智不清，语言错乱，便向曹爽报告说：“司马公形神已经离散，只是一具还有口气的尸体，不足为虑了。”曹爽闻之大喜，解除了对司马懿的戒备。

其实，司马懿是用假象骗过了曹爽的耳目，他暗中安排自己的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掌握了一批禁卫军，又蓄养心腹三千多人，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不久，皇帝要去城外拜谒明帝陵墓，曹爽等朝廷大小官员一齐护驾前往。司马懿见时机成熟，立即率领家兵家将，控制了都城，并胁迫皇太后，要曹爽交出兵权。曹爽

一伙被一举剪除，司马父子独揽魏国军政大权。到了公元 265 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元帝曹奂，自立为帝，即晋武帝，建都洛阳，国号晋，是为西晋。

司马懿此举，可谓深谙泥鱼战术的精髓，与鬼谷子的“开闭”之术一脉相承。

激将之术

在游说对方时，可以先略微压抑一下对方的话头，诱使他反驳自己的言论，以便考察对方的实情，洞察其真实意图。待得到实情后，游说者再冷静观察思考，确定自己的游说词，从而达到游说的目的。

东汉末是一个风云变幻、群雄辈出的时代，各据一地的英雄豪杰经过一番弱肉强食的争夺以后，最后只剩下曹操、刘备、孙权三雄争霸，逐鹿中原。

汉献帝建安 13 年（即公元 208 年），刘备遭到曹操大军的不断打击，狼狈地退守到夏口。而曹操一方面集中水陆大军，沿江东下，准备彻底消灭刘备；另一方面，派人向江东的孙权下战书，扬言自己有水陆军八十万（实为二十三万），要与孙权在东吴一决雌雄。局势迫使孙、刘必须考虑结成联盟，否则就会被曹操各个击破。在此关键时刻，东吴的重要谋士鲁肃奉孙权之命前往刘备处试探虚实，诸葛亮在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后，请求刘备同意让他同鲁肃一起到东吴去，说服孙权共抗曹操。

诸葛亮到达东吴的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后，从种种蛛丝

马迹判断，孙权此时正陷入优柔寡断之中。事实也正是如此。孙权对曹操的强势深感不安，但孙、刘的联盟能否抵挡得住曹操的进攻，孙权心里也没有底。而在孙权的文臣中，几乎众口一词地是向曹操投降，而不必联合刘备作什么无谓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要说服孙权绝非易事。

在鲁肃的引荐下，诸葛亮拜见东吴最高统帅孙权，碧眼紫髯，仪表堂堂。诸葛亮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 用言激之便是了。”

主客寒暄以后，孙权便问及曹军的虚实。诸葛亮故作夸张地道：“马步水军，大约有一百万。曹操在兖州时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后，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的兵卒有三四十万；如今又得荆州之兵二三十万。据此推测，不在一百五十万之下！我这里说曹军有百万之众，恐怕吓坏了你们这里的江东之士吧？”

鲁肃在旁，听到诸葛亮这么说，不禁颜色大变，以目向他示意，诸葛亮只当作没看见。孙权又问及曹操的部下战将有多少。

诸葛亮又故作夸张地道：“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两千？”

孙权又问：“如今曹操攻下了荆、楚 还有进一步的打算吗？”

诸葛亮反问道：“眼下曹军沿江扎营，准备战船，不攻取江东，还能攻取哪里呢？”

孙权表示自己正处于战与不战两难的情况，请诸葛亮为他陈述一下利弊。诸葛亮分析了一番，故意劝他投降曹操，免得带来无谓的牺牲。

孙权一听，马上反唇相讥：“既然像先生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